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一

援直類

乞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陳　堂　隆慶年　湖廣道

開言路杜姦明以全聖德疏　王嘉賓　隆慶年　河南道

矜狂愚以光聖治疏　朱鴻謨　萬曆年　浙江道

單恩廣孝以崇國體疏　孟一脈　萬曆年　陝西道

乞寬譴罰以光聖治疏　劉　維　萬曆年　四川道

乞釋言官以崇國體疏　胡　宥　萬曆年　福建道

乞矜宥言事諸臣疏　郭惟賢　隆慶年　河南道

乞矜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王藩臣　萬曆年　江西道

乞録直臣以光聖治疏　方萬山　萬曆年　河南道

矜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熈　萬曆年　山東道

優容諫官疏　張　蒲　萬曆年　湖廣道

乞寬宥科臣疏　段尚繡

矜宥愚忠亟回天聽疏　王藩臣　萬曆年　江西道

請救建言諸臣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救言官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請宥直臣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肯言官以培國體疏　譚希思萬曆年福建道

請覓建言科臣疏　李雲鵠萬曆年四川道

乞宥言官以光　聖德疏

陳　堂　隆慶六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恭覩　聖諭惓惓於星象之變責令臣工着實盡心修舉職業共圖消弭及聞
皇上宮中露禱減膳徹樂一時南都大小臣工莫不傳誦以爲即此可以格　天而宰輔大臣又能仰體
聖心辭免纂修筵宴特蒙　俞允遂罷無益之費
君臣一德交相警惕如此則災變何復爲患而
天意豈不孚格也哉臣等竊惟自古聖帝明王不恃

其無災異之生而恃其有消弭之道堯之水湯之旱皆不足爲　聖德累而況我　皇上超越百王出於尋常萬萬也乃者御史胡涍祗因奏放宮人語意狂悖竟蒙罷斥　臣等又復疑之夫御史言官以言爲職者也　陛下既欲在廷諸臣着實修舉職業則所以爲御史者舍言何以盡心哉欲責之言而又甚其罪是尤欲其入而閉之門也甞聞唐臣陸贄有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

斯皆盛德　臣等雖未獲覩胡瀞然莊誦
陛下詰責之旨則瀞誠狂悖矣故以陸贄之言觀之
則凡爲多爲直爲狂誣爲漏泄皆進言之過而無損
於　陛下惟夫好而賢之怒而從之則固
帝王聖德千古以來所未有也且查放宫人古之明
君常有行之者矣唐太宗是也比因亢旱少雨李百
藥上言宫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遂命
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光耀往牒至今以爲美談夫
唐太宗三代以後君固不足爲　陛下道而史稱

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者　陛下倣而行之則亦超
越前代比迹成康矣臣等未識天道仰觀玄象示異
誠不知感召爲何災咎但以人事攷之能宥言官以
開言路俾　朝廷之上情意交孚毫無壅蔽之患亦
修德行仁消衰弭災之一端也況今一歲之内日月
交食天鼓時鳴　慈慶宮後連房燒燬皆若
天心仁愛有以示儆於將來者使胡漭竟以狂誣不
蒙赦宥則羣臣之中自愛者衆天下事誰復與
陛下樂告哉是以臣等披瀝肝膽敢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陛下俯察愚誠特原胡涍之罪俾復其官令其照舊供職勿以
成命爲不可易斯天下臣民曉然知
陛下之從諫眞如轉圜而下情以和氣畢達
天心可格於有永星變可弭於將來矣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疏

王嘉賓 隆慶年任

臣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伊始懇乞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聖旨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欽此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陛下卽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少卿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爲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旣使爲民當差而

復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之臣月漸以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竊之漸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即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儀即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違數日今各舉已竣事 萬機從容輙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於過舉也臣請御終可者爲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之官所以補

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爲職者也例當隨仗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而言之若夫箠楚言官而嗔其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怠心一生萬幾叢脞而政事墮矣故臣謂石星一事啓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可者一也古人云仗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成全則在大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委靡　陛下即位凡以建

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卹錄之加恩於既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即能謇謇諤諤正色危論此實 陛下育養之人物是猶萌蘖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 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

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 臣竊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脉繫焉其通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則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無人言之而天下之事去矣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 臣謂處石星一事是杜衆正之路而開羣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前史載之詳矣故我 朝票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旨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

聖量含弘天覆地載縱石星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遽
處之如此如果出于　聖衷已非納諫之美如出
左右所擬或生壅蔽之奸竊弄之漸殆不可長此其
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覃布欲其沾造化之
仁固然也爲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愼小心以拱掃拂
之役可也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
陳時政者而李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
廕襲錦衣滕祥則爲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

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爲正德中劉瑾事可爲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早加關防則將來之害不可救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睚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巳私又其故態也近日滕祥輩毎被言官摘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之者屢矣石星之疏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肓也其所假而激　陛下之怒者不過即其語涉

聖躬者以爲言耳遠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内臣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事必非虛卽其詈罵之跡益見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不幸而斃于杖下則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悞陷 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誠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吉甫之事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以無過爲難而過以能改爲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臣願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平旦而思留神俯察
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
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條陳邊事誤遺旨意
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然知石星一事
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至于有闕
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右有
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
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

金瑛懷恩王岳之儔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
大臣　面議請　旨俱不留中庶上下之情可
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
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

矜狂愚以光 聖治疏 朱鴻謨萬曆年份

臣近接邸報內開翰林院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一本大要陳乞元輔奔喪守制以明大義以植綱常等因伏蒙 聖明廷杖遣戍爲民遇例不宥 臣聞之不勝恐懼遠在千里未得全疏想其情詞或多狂悖必有大傷 聖心觸犯 天怒者且不能仰體聖明爲 社稷蒼生之意諒輔臣迫於君父不得自遂之情愚昧之罪焉可逃也語云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
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五臣之罪惟在
執常人之見耳若謂排擠輔臣圖便巳私不惟諸臣
所不忍爲　聖明在上憲典具存此何時也而敢
萌此念哉臣謂諸臣之罪雖不可逭而其情尚可矜
恭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　聖仁天覆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諸臣蒙被　恩寵咸通仕
籍或列　侍從或廁郎署或叨黃甲犬馬報
主之心方有待於異日乃以一眚之玷自棄　明時

遣戍者未卜生還之期削籍者永絕　國門之望後
雖欲致身報　國其道無繇孤臣去　國萬里投荒
風霜之所剝蝕憂苦之所銷鑠萬有一二不幸溘然
朝露使上傷　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
氣非所以勸百工示來世也　臣　閱邸報輔臣張居正
亦嘗爲疏救之諸臣以輔臣之故而罹　嚴譴想居
正當是之時亦必有甚不安於心者
陛下以　社稷懇留輔臣而乃使輔臣有不安之心
陛下縱不爲諸臣惜獨不爲輔臣惜乎　臣　惟君之於

臣猶父母之於子也人子有過爲之父母者未嘗不訶詈而鞭笞之方其鞭笞之時戚然其不忍於心也既鞭笞之後煦然其不衰於愛也慈父不棄有過之子孰謂仁君終棄有過之臣哉五臣已蒙罪責足昭國法既經懲創悔悟必深伏乞　聖明憫念狂愚收回　成命遣成者重加降罰爲民者降調外職俾得改過自新庶有罪之臣亦　聖心之所不忍終絶而　王度益廣太平之世無一夫向隅之泣而聖治益光諸臣亦將困而復作蹶而知奮報

主之恍以使過之仁而益勵矣其於聖治豈曰
小補之哉恭奉嚴旨不許救護臣雖牛馬亦畏
鞭筈臣雖螻蟻亦戀微生況臣親老家貧又無兄弟
子姪臣雖木食豈不顧念第念臣身有言責義難自
全終不忍以畏死之故上負明主下負言官臣
死之後庶幾天下後世有諒臣不得已之心者倘蒙
聖明特寬斧鉞俯賜采納臣與吳中行等未死
之年皆陛下更生之賜也殺身報國萬死無
恨臣愚不勝祈懇之至

尊恩廣孝以崇國體疏　孟一脉 萬曆年任

臣聞之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而孟軻氏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以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德教所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是道也是以虞舜以大孝成時雍之化武王以達孝致永淸之休此虞周之世卓冠千古迄今稱盛美者必稽焉我　皇上聰明仁孝勤政講學毋於視事之暇卽朝　兩宮問安視膳日夕無逸大小臣工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頌曰此

虞舜之大孝也邇因嘉禮告成特薦徽稱仍于奉冊之後　詔頒海隅大霈　明恩内外臣工又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此武王之達孝也臣　嘗伏讀
詔書有曰各王府親郡王嫡母與生母並存
詔書到日其嫡母許奏請准加稱爲太妃生母准授封爲次妃給與　誥命是　皇上之孝首沾于藩服矣有曰勳臣公侯伯襲封見職者俱與應得誥命是　皇上之孝大賚于世臣矣有曰兩京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　誥勅命是

皇上之孝湛濡于文臣矣有曰軍職自萬曆六年二月以前有犯該充終身軍已經開五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承襲是　皇上之孝流行於罪人矣有曰天下儒學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告侍養者聽是　皇上之孝覃布於士類矣有曰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是皇上之孝洋溢于百姓矣夫鴻均之世何物不熙聖孝之廣何幽不被雖大造不求仁於芻狗而行潦思委潤於江河此天下臣民無論貴者賤者遠者近

者存者歿者年老而無依者作慝而負罪者咸荷其
仁也夫以 皇恩之錫若此其大 聖孝之推
若此其廣臣請爲 皇上陳之臣於萬曆三年十
二月內見御史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爲狂悖之
言仰忤 聖心允爲有罪乃蒙 皇上恢弘天
地之量待以不死謫戍窮邊矣臣聞其往戍之時伊
父傳國相年逾七十卽令 皇恩浩蕩凡軍民有
年七十以上者許一子侍養而彼之父子分離各天
生而永訣死難再見此誠 陛下之至仁所當矜

憫者一也臣於萬曆五年十月内見進士鄒元標執

拘攣之迂談昧 社稷之大計仰觸 聖怒罪

復何贖乃蒙 皇上弘開覆幬之仁寛以不殺謫

譴絶域矣臣聞其臨譴之時伊母羅氏年巳六十郎

今 聖母覃恩軍職犯該終身軍年六十以上者

比照為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而彼之子母遠别天

涯生還無期沒齒難逢此 陛下之仁所當矜憫

者二也臣竊思之御史劉臺與傅應禎之事相若也

編脩吳中行趙用賢與鄒元標之事相若也三臣者

得以待罪於畎畝之間復伸其天性之愛皆
陛下之賜也而何靳於此二臣邪夫人君之尊天也
天無外聖人之仁亦無外臣　觀天之於物雷霆以震
之霜雪以威之而又煦之以日月溼之以雨露是殺
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成之此天之所以為至
仁也伏願
皇上丕顯無外之仁大廣無前之孝
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造物者之無物不容將傅應
禎者比照劉臺事例俾其父子得以再見將鄒元標
者比照吳中行等事例俾其子毋不至永訣其他如

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雖其父母之存亡臣未敢
必而推彼親親之至情使亦得以照例生還則是當
霜雪之後而暴以日月之光霽雷霆之威而潤
以雨露之澤聖恩既廣聖孝並隆配天之
業足以比隆於造化錫類之仁且將遠軼乎虞
周矣於國體顧不甚美而聖治豈不彌光哉
臣愚不識忌諱目覩皇上覃恩之孝覆被天下
不勝歡欣鼓舞冒昧上瀆伏乞
陛下俯鑒愚誠少垂省察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乞寛譴罰以光 聖治疏 劉 維萬曆二年任

頃該南京科道官楊節等參小火者張進已奉
明旨處分隨該科道諸臣鄭岳麻永吉趙參魯等執
陳前事蒙將諸臣降罰有差夫以一事屢陳委屬煩
數 皇上降罰以儆臣工宜矣然臣等竊念言官
建白凡事關 國體無擇細大無嫌再三使所言足
采宜蒙 聖明虛受設有忤觸猶望 曲賜優容
此誠 皇上公聽之量而言官獻納之衷賴以伸
也今諸臣瑣奏固未能仰契 宸衷而原其本心惟

欲共全　國體要亦各舉其職守圖報於萬分耳一
旦降罰若此使天下聞之謂臺諫之議既不獲伸進
議之臣仍皆獲譴恐非　聖世所宜有也漢臣有
言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
猶恐懼而不敢言正以　天威嚴重而犯　顏抗疏
自古爲難諸臣幸際　聖明之世事　堯舜之君
既欣欣欣然勉其爲難矣　皇上不用其言且罰及
其身其於忠諫之路不無少阻或者巽耎之臣緣此
咸守卷舌之戒則忠謀至計孰與　皇上陳之共

成光大之治哉臣等待罪南臺義不容默用敢冐昧上陳伏望皇上大恢仁度特賜聽納將諸臣宥免降罰再乞聖明垂察羣言果有可采不以一眚而併棄之則臺諫得以正色立朝忠讜無不上聞我皇上蕩蕩平平之治益光大於重熈累洽之日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乞矜釋言官以崇 國體疏

胡 宥 萬曆四年二月上

臣等備員南垣近接邸報有御史傅應禎建言冒犯

伏蒙 皇上既加戒懲復擬發遣并將給事中徐

貞明御史李禎喬岩謫調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

爲狂悖之言加以罪遣亦復何辭竊惟 人主端

臨億兆之上而天下之利弊生民之休戚至於四海

九州之遠靡不周知者以有獻納之責寄之言官也

夫惟獻納之責於言官寄之則責其盡言者亦甚殷

唐虞之世稽衆好問以受天下之言豈能必其言之皆善而用之哉其心嘗恐人之不言多方以誘之雖或其言之未盡善尤必曲加矜容而招徠之此都俞吁咈至今稱爲美談盖非惟作臣直亦所以重國體也　陛下亶上智之資擴兼聽之度登極以來日御經筵輔相大臣尤能善體　聖意相與朝夕論思惓惓以興道勤政爲務而於章疏之進必嘉納而酌行之至或有觸冒忌諱干于　明威者每荷　聖德寬恤曲爲優容是以中外咸欣欣然喜

曰　皇上之虛心受言如此凡職居言路間有一得之愚皆爭求自效以獻於　聖明之前而御史傅應禎乃不能仰體　宸衷冐陳臆說蒙加戍遣誠足以示懲創矣但念應禎言雖過激而心無他盖一則急效其芹曝之忱一則素恃我　皇上天地之量遂爾冐昧上陳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况　國朝優恤言官之體幾美唐虞應禎一人固不足惜竊恐天下徒見　皇上一時懲創之迹而未詳應禎獲罪之由遠近傳聞致生疑畏將來雖有關於　國計切

於民生亦將畏避顧惜而不敢披瀝以直陳矣此
國體所係最重而忠讜之氣宜養也昔賈生言於漢
文帝曰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文帝因以止輦
聽受魏徵言於唐太宗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太宗
嘉其言而賜皇甫德參帛足以言之可用而樂受之
固足以見鑒納之明惟於言之狂激而矜容之益彰
皇上仁恕之意超漢唐而獨隆矣且 人主之威
天威也威一加而天下以畏以懲 人主之恩天
恩也恩一布而天下以感以勸恩威兼著

皇上之所以鼓舞臣工懲而且勸尤臣工之所以仰戴於　君父者也伏願　皇上俯鑒愚誠特矜傅應禎之罪　恩賜赦釋并徐貞明等各從寬宥復俾天下臣民翕然慶　皇上之優容狂戇之臣莫不感頌　聖德而益知所圖報矣臣　等備職言官干冒　威嚴不勝戰兢懇切戴罪之至

乞矜宥言事諸臣以全臣節疏

郭惟賢 萬曆九年任

竊惟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正氣伸則元氣固元氣固則國脉昌其機每相乘者自昔直言敢諫之士何代無之然英君誼辟未有不優容之愛惜之以養和平之福而扶正直之風者凡以爲培元氣計耳 臣竊見往者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戶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以建言伏蒙 天威廷杖遣戍爲民遇例不宥

諸臣不體　皇上留元輔安社稷之心而區區欲以持綱常之說勝之其狂戇之罪固不可逭然其奮焉不顧而必欲效欵欵之愚者彼豈不知承順之恭而與人異性哉誠各持其見各執其是而其心非有他也　皇上之罪之也亦豈終擯絕之哉誠欲其動心忍性而玉之於成也今其罪廢也已六年於此矣謫戍者堅志於瘴鄉削籍者杜跡於衡門行道之人惻之即　皇上聞而見之未有不脉脉然動也　皇上者天地父母也諸臣者子也人子得

罪於父母父母怒之宜矣迺其後能恭順靜思引咎
自悔爲父母者寧獨無介於懷乎方今恭逢
聖嗣誕生普天同慶即昆蟲草木熙熙然如登春臺
之上而諸臣久在罪斥之列萬一有身先朝露如朱
劉故事其於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必有宥過後
時之悔四方傳之史冊書之豈不爲　聖明之累
哉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諸臣情有可矜臣
所言不謬望　丞賜特恩寬宥將吳中行等復其
冠帶艾穆等赦還故里則以全謇諤之節至明也以

攢好生之澤至仁也天下仰　聖德之高明廣大
眞配天地而同流垂萬世而有光者豈不休哉至於
數年節經言事得罪如傅應禎朱鴻謨余懋學等諸
臣其言不無過激其志均有可原者亦乞
聖慈槩覃　洪恩盡行矜宥庶蕩蕩堯天無不蒙
施之物而士君子之正氣因是以發舒　國家之元
氣培之永永矣若復憐其愚忠將先後諸臣一體破
例叙用使蹶足之馬猶得趨馳於前途而圖報於來
日此尤出於　皇上使過之仁再造之賜臣之願

也天下之願也非所敢必也臣愚不勝惶悚懇祈之
至

乞矜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王藩臣 萬曆十三年十二月上

近接邸報該雲南道等御史蔡時鼎湖廣道御史王學曾各一本請重視聽以恐羣情停征取以免騷擾俱蒙

明旨降罰臣等待罪南臺皆司言責聞之不勝惶懼竊惟人君其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以卑微之身思欲抗天而觸雷霆卽誘之猶恐不敢而況示之懲創鮮有不疑畏而沮者稽古帝王之盛舜稱重華武云大烈豈直有淫逸之事狎侮之失哉

而勿貳勿疑之戒玩人玩物之規下言之而上能受之不以爲諱此明良之遇所以萬古稱隆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拔擢耆俊察納忠言宵旰憂勤圖惟治理凡在臣工際遇昌期孰不忻忻思効涓涘之報于萬一哉邇者之懲二臣　陛下本非輕視聽也麟皮之取　陛下本非貴異物也乃諸臣輕於瀆奏其言雖涉狂妄不識忌諱然原其心以爲人臣受
君當防其漸而憂盛危明之論必　聖主之所樂
聞故冒昧陳說蓋以虞周之聖望　陛下而竊欲

合效其因事納忠之過計也誠由羣情之悉以廣明
聽之實由麟皮之停以謹好尚之端則
陛下之聖益聖而二臣區區區區犬馬之誠庶幾得以少
輸矣　君父之前豈敢有他念哉臣等竊意
聖度汪涵必將俯原而優容之乃今一時被謫在
皇上天地之心雖不過薄示懲創而在狂妄之言亦
屬自取臣等未敢以爲過但恐傳之天下後世不曉
所謂將以爲欲重視聽而反輕言路以一麟皮而處
一言官則　陛下所聽納稍有不廣而于

聖德未必無少損也臣等又惡敢默默無言也伏願
皇上擴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亟召二臣復還原
職則 國體益崇 聖德益光虞周明良之盛不
得專美於前矣臣等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乞錄直臣以光　盛治疏

方萬山　萬曆十三年四月上

臣惟明主不諱憂危之言以博觀忠臣不避斧鉞之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自古及今主聖臣直未有不相須而成者也仰惟我
皇上英明天縱　睿斷夙成從諫如流求治若渴日者因言官之請　准令建言諸臣鄒元標等分別敘用一時遠聽之士無不歡欣鼓舞思竭涓埃勉圖報塞　大聖人之所作為真有出於尋常萬萬矣

然范儁亦言官也以其言獲罪亦猶之乎諸臣也乃
獨未蒙一視之恩臣竊疑之意者　皇上因其過
於切直故特爲之異處乎無乃謂諸臣見在職任而
范儁業已爲民不可復用乎臣竊以爲言官之職惟
恐其緘默而不言非以其切直之爲患也范儁不識
忌諱致干　聖怒罪復何辭然其心切於效忠實
與諸臣無異諸臣咸蒙叙用而儁仍在擯斥之列恐
非所以弘大公而昭一視也若曰爲民不可復用則
邢元票前已謫戍貴州矣孟一脉亦已削籍爲民矣

皇上始而寵之以言責今又示之以優容

聖度恢弘遠邁歌頌范儁之罰或悉無所加於二臣

而處之獨異故願

皇上之以待二臣者而施及

於儁也臣又聞人君之於臣猶天地之於物父母之

於子也天地普物而無心故栽者培傾者覆雖物有

自棄於天地者而天地並生之心則無二也父母愛

子有心而無私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雖子有

弗克肖於父母者而父母兼愛之心則無二也故天

地不以摧剝之後而廢發生父母不以震怒之餘而

甞慈愛人君亦不以罪謫之臣而忘錄用何者罪謫之臣一時狂戇之態雖若可罪然其心切於効忠則固列主之所賓以成其大者也語云滿堂宴笑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堂皆爲之不歡諸臣咸蒙敘用而雋獨抱向隅之泣無亦　盛世之所當憐而察焉者也

伏乞　皇上推天地父母之心　弘赦過宥罪之仁如果范雋創艾既久情有可原或與諸臣一體錄用於以昭　聖明納諫之美於以作言官敢諫之風其於　清明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乞矜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熙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上

頃閱邸報該福建道御史冀體爲論輔臣趙志臯奉
旨回話蒙賜降調旋以臺省中救斥爲編民又該南
京戸科給事中任彦蘖爲救文選司郎中馮生虞奉
聖旨任彦蘖降一級馮生虞等降罰有差抗疏胃瀆
未能仰契
宸衷且意涉急遽詞失婉曲上干
聖怒譴謫示懲固其自取更復何辭臣等濫厠留臺
不能默默者誠有見於朝廷之言路關係治道匪

細耳恭惟我　祖宗設官分職兩京並置六科十三道寄以耳目之責凡時政得失百官邪正皆盡言無諱所以廣聰明而防壅蔽也使阿諛唯諾　國家何賴焉今龔體任彥蘗俱有獻替之司因事納言本其職分非出位妄言者言有可採固俯賜　俞允詞或逆耳當曲為包容體以大義而責備乎志臯明臣節也生屢因推賢被譴而彥蘗救之實愛惜人才之忱耳要之以市恩結黨臣　等知其必不敢也昔人云主聖則臣直又謂君仁則臣直　朝有諍臣而

皇上之仁聖益彰不嘉其謇諤之忠而責以瀆激之罪自簡甫陳譴謫隨加　皇上設立臺諫之意謂何培植直才之意謂何而遂一鳴輒斥耶由是天下之人見諫臣以言獲罪也必將曰清明之朝且諱言如此　聖明之主且拒諫如此二臣無負於朝廷而顧不能容如此爲盛德之累多矣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故聖帝明王稽衆舍己未嘗罪一言者所以養天下敢言之氣而折奸邪之萌也今悃悃款款者立見斥逐此風一

長自非仗節慷慨幾何不爲利害怵哉天下中才最
多鑒二臣之覆轍將以言爲戒緘口結舌效於寒蟬
豈敢明目張膽批鱗折檻以身試不測之威而買其
罪耶異日脫有大奸巨姤　陛下深居九重何由
而知之直諒骨鯁之士遠憸夫壬人乘隙而進讒論
不聞而國是日非將來壅蔽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豈
社稷之福也哉　臣等非止爲二臣惜也爲言官惜也
非止爲言官惜爲　國家大體惜也伏乞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怒念育才之甚難思建

言之不易收回成命將冀體任彥蘖照舊供職併馮生虞各復原職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事罪建言官庶幾開天下忠義之門豈惟體等感恩圖報內外大小臣工靡不思罄涓埃　皇上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增光　祖宗匹休帝王而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茲矣

乞優容諫官疏　張　蒲　萬曆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林材等一本為儒臣鮮恥貪位可羞懇乞　聖明亟賜議罷并行申飭以昭大公以杜羣枉事伏蒙　皇上着成憲回籍養病去劉元震馮夢禎俱着照舊供職林材則降三級調外任矣該科道諸臣吳文梓崔景榮等合疏申救又蒙

皇上將林材降褫職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用矣夫林材抗奏一疏糾論三臣摘事陳辭未當

聖意始尤輕降三級隨且褫職極邊臣等厠班

留都驚覩　天威震疊不勝戰懼曷敢復爲贅詞
再瀆　宸聰顧臣等竊思　祖宗創制設官特
設六科給事中使之列署　内庭班聯侍從者以
謂　天子深居九重雖亶有聰明難周天下之見
聞故以耳目之寄寄之言之而是則嘉納之言之未
必皆是則包容之然必養其銳氣而借之建議者蓋
重茲耳目也科臣林材非所稱耳目臣乎况官以吏
科名吏科以給事中名凡茲百司邪正才品薰蕕或
時觸於目擊或事得於風聞皆共臣所得言臣所當

言材之就官論人數陳於　黼扆之前者蓋爲官擇人罄忠赤而明職掌也其心非有他也至於言之可聽與否人之可去與否一惟聽命於
皇上雖於　聖心不欲去者未能盡合於
聖心所欲去者未必能孚殆非越職而言無當而語者比也　皇上威凜雷霆誰敢觸犯材亦何敢以狂悖而冒干不測之怒哉　皇上肯以大聖人之心熟思俯察曰聖王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夫誠不欲論之有隱自不見言之有狂況材列在言

官職掌謂何循職彈劾未必有狂　皇上可以無
用怒而可以無用降謫矣　皇上於六科諸臣之
中特簡材爲吏科之長以三年大計之典預授材以
諮訪之權任之不可謂不重矣且向來屢次奏言悉
加採納知之不可謂不深矣材也感知遇之隆益攄
忠讜　皇上鑒悃直之素少霽　天威則在材
爲感恩思奮之直臣在　皇上爲受諫容直之
聖主顧不稱　盛朝之美事哉臣等又聞曰容一
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

者雖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榮辱者十百之一二也故明王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一鳴而便斥之恐見影生疑皆謂糸官獲罪相率顧忌噤口成風自茲以往事若有大於此而難言者誰爲

陛下言之夫天下事至於人不敢言則

國是之可畏者至矣言之可爲於邑臣等遙叩

九閽不能默默者非爲一科臣也爲言路關

國家之命脉言路之通塞關

國家之治亂也方今各省直隷推官

知縣等官應徵書而來　輦下蒸蒸焉需臺諫之選矣丹誠赤心烱烱躍發秉謨竭忠勃勃思効茲以吏科都給事中彈章方騰貶降旋至恐非所以鼓士氣而作敢言也伏願我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重　殿陛耳目之官將科臣林材俯賜寬貸俾復原職或重加罰治則　聖德之天寬地容海涵遂育者為益廣大此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乞寛宥科臣疏　段尚繡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先于邸報接得戸科都給事楊恂一本時事觸心不忍隱默昧死陳言仰冀聖明埀察亟賜省納以清政本以圖治道挽回萬一事語侵輔臣致干　聖怒奉　旨降一級調外任中外臣工莫不震愕隨大學士趙志皐張位各一本申救俱奉　旨姑免降級　臣等慶　天威之少霽冀　聖意之漸回于科臣不終棄也迺今調任如故　臣等竊謂諫官以諫諍爲職而以他意揣之

則深亦以風聞言事而以妄詆非之則鑿夫威福在
朝廷議歸臺諫苟太阿獨持衆庶共見苞苴絕跡仕
路亘夷復有開呰議之端逞無根之說是則自棄于
盛時也惟化日光天鬼魅出沒深機密勿闇昧莫窺
于是見者膠于迹聞者激于衷又有時與事會機與
人合若符左券則志士扼腕藎臣撫膺而爲痛哭流
涕之說者有矣心實無他也方今　聖明在御碩
輔秉鈞窮簷蔀屋疇不拭目以觀其盛詎意考察禁
約方奉　欽依乃有如許茂擧者出西討畫謀實

陛　聖慮乃有如楊應能者出其間黜陪推驅逐
言官奉　旨知出　聖明而薄識小臣誰則知
之科臣于茂撰欲究根因非爲一茂撰蓋塞其源也
于應龍欲求下落非爲一應龍蓋防其漸也于
聖斷而誤爲專擅朋黨之説蓋中外臣工防倒持屓
旁落望輔臣格心之功借相道以規　主德而不覺
其言之涉於誣詆矣上干譴責夫復何詞惟是科臣
職司繆繩又心切攄忠因時事之觸衷致陳言之忘
忌　皇上不採其言復責其罪節奉　溫旨欲

安輔臣之心而姑免降級　臣等竊謂科臣難輔臣亦難科臣有弼違之責迹涉輔臣而不敢爲輔臣避忌諱諸臣有引咎之心詞干科臣而不得與科臣爭是非顧雅量欲容而容之不能嫌于妬實心欲救而救之不終疑于虛由是而安輔臣之心而宥科臣之罪或復其原官或量加罰治則　皇上雷霆之威旣震而雨露之仁無窮　聖德優容出尋常萬萬矣更祈　總攬乾綱　召見輔臣用舍注措面訂可否輔臣必不肯冇所依阿以誤　皇上

皇上亦可無有紕繆以貽㗀臣　君臣一德百度惟
貞大小臣工相忘于熙皞之日也天下幸甚後世幸
甚臣等濫竽言司冒瀆　宸嚴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乞矜宥愚忠亟回天聽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上

臣等閱邸報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近因愚直疏及
宮闈致干 聖怒下鎮撫司獄考治中外惶惑
謂德完以忠蒙譴有傷 聖主之明諫官以言獲
罪有虧 治朝之體臣等誠不勝駭愕既伏而思之
則又不勝過望以爲此我 皇上今日悔悟轉圜
之一大機也夫人臣披腹心矢忠藎業已置生死於
度外言而見信雖鼎鑊若飴言不見信縱苟全何益

邇來章奏上憂　國本下憂民生一切　宗社安
危大計諸大小臣工流涕痛哭而陳於旒纊之前者
不知幾矣退而杳然不聞命也莫不嚣然自喪謂
皇上置羣臣於無用付羣臣言於不理　天聽益高
無可奈何一日言官論及宮闈忽蒙　皇上赫然
批發乃諫垣章疏得經　御覽德宄雖受箠楚人
心殊切仰望　臣等亦不爲一臣危而竊爲天下幸也
至於深罪德宄重加譴責者　皇上特謂宮禁嚴
密有非臣子所得言者耳不知人主以天下爲家宮

中府中俱同一體豈有藩籬之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分殊堂廉情均骨肉亦何形跡之嫌如劉甫之於成帝以危辭諫趙婕妤之立宋李元之於真宗以郤詔抑劉美人之寵自古忠臣觸忌諱而不顧者類然非創見於德完也矧今訛言煩興充滿京邑幸而德完言之　皇上明之天下始曉然知　中宮得侍左右并無危疑莫不舉手加額爲　國家稱慶向非德完冒死一言則雖　宮闈交泰下既不知道路流言　上亦不聞其爲　聖德之累大矣然

皇上試以此思之德完當言耶不當言耶德完之言有罪耶無罪耶臣等又莊誦 憲章實錄隆慶年間御史詹仰庇曾上慰問 中宮一疏亦因彼時人言藉藉而發正與德完今日事同維時奉 穆宗聖旨謂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免究當時翕然稱仰庇愚忠頌 先帝盛德至今以爲美傳臣等乞 皇上以 先帝爲法寬宥德完仍乞乘此省悟之機盡閱畱中之疏亟舉典禮以定國體漸罷礦稅以甦民窮則羣疑盡釋 聖德益光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請救建言諸臣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接得邸報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孫繼有廣西司郎中譚一召吏部驗封司主事安希范各因疏論　廷處高攀龍楊應宿等事語侵元輔皇上罪其狂瀆將孫繼有降極邊雜職譚一召安希范革職爲民俱奉有　旨欽此夫前項會處事情皇上所獨斷也孫繼有譚一召安希范乃疑元輔王錫爵票擬而語多侵之則降職削籍皆其自取　臣等似無容贅然展轉伏思有不容終默者蓋人君以集

衆思采公論爲兼照之明以敬大臣體羣臣爲兼容之量明能兼照則是非邪正悉無回互而使人不得遂其姦量能兼容則中外遠邇咸無廢棄而正人始得盡其用此古昔盛時所爲協人心而致盛治率是道耳頃者郎中楊應宿鄭材因吳鎮奏婚事情初上論綱常一蹶人心非不是之其後罵詈堂官誣排衆正一切險詖瑣褻之言形諸奏牘天下洞見其小人之態而公論所不容矣行人高攀龍既及之則降職御史吳弘濟剖分之則削籍臺省諸臣是攀龍非應

宿救弘濟則各加重罰而應宿竟止調降鄭材且調之南中夫使材而賢也則北可也南可也材固犯公惡者南都豈納汙之所哉從來淸議出自南都大小臣工聞諸臣之處分罔不相顧駭愕彼三臣者遂憤激不勝而陳言矣此其狂瀆之咎安所辭之若謂其明叅黨惡其排善類希圖援引如　旨所責者則三臣所未有也夫楊應宿等處分之事本是

皇上親裁而三臣乃侵及輔臣亦自有說矣蓋　廟堂之上事無大小　君主之閣臣輔之語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而况相道有關君德則君之一舉一動輔臣與有責者自古英君誼辟其於用人行政之間多有因啓沃而恊人心者明係輔相所爲也乃人不歸美乎相而曰人君聖神之獨運亦有厭救正而拂人心者若與輔相無與也乃人不歸咎乎君而曰相臣匡弼之有虧故孟軻氏論相道亦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而獨以格心定國之功歸之大人前項票擬雖非出自輔臣而一時之處分未當各官之邪正此三臣之所以因迹擬心而責備元輔者過詳也夫元

輔爲　皇上心膂倚毗殷隆其自任之重人所夙
仰頃觀泰交一疏思以和衷明公道一疏急於起廢
則其論思密勿所爲與　皇上相弼違當無缺者
使三臣所言而是輔臣將受益焉抑所言不是輔臣
固無損也大臣其心休休容言納善皆其分量
皇上欲隆重元輔惟在言聽計從使　朝政清明天
下不得指隙而生議最爲要務奚必去此三臣以爲
安輔臣計乎頃於邸報中見元輔以寬妄言請而
皇上以雅量稱之則知三臣激切之言非必不可原

之過矜憐而寛宥之是在一轉移間耳如以爲必去此三臣而後可以安輔臣之心則人將疑輔臣之不受人言而徒以虚留塗天下之耳目是輔臣之心反覺有不安者　皇上縱不爲三臣惜獨不爲元輔惜乎況今災變日報海警未寧盗賊横興民窮財匱此不獨　皇上求言之日而亦輔臣延納之時若使朝進疏而夕罷官竊恐人人相率緘默以言爲諱忠直從此阻塞佞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深察楊應宿鄭材並犯公論

而鄭材調南非宜另加處分以謝天下至於高攀龍

吳弘濟孫繼有譚一召安希范諸臣原爲疏論楊應

宿事情所累而其心之一念忠懇無他大開

聖慈亟賜矜宥將降職者復其官削籍者登之用庶

幾上有公論下無棄才世道躋於蕩平　聖德光

於覆載而雍熙悠久之盛治可必於今日矣臣等干

冒天聽曷任恐懼懇切之至

救言官疏

孫居相 萬曆三十年十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接閱邸報見山東道試御史劉九經疏論刑部侍郎董裕通政使沈子木詹事范醇敬不堪銓二因及工部尚書姚繼可推舉市恩蓋風聞言事有見必陳諫官之職宜然耳我 皇上留中不發業已置之度外初非有心以處九經也比繼可具疏自陳惟欲辨明心迹亦非有心激 皇上之處之也顧我 皇上優禮大臣不欲以一言斥去慰留繼可而于九經重加降調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安繼可之心耳乃臣竊謂臺臣之職在于進言大臣之分在使臺諫得進其言　人主兼收其美方爲相成盛事今以繼可自辨之故而降謫九經是皇上本有優容之意而槲蒙斥逐言官之名繼可雖無報復之心而竟負鉗制言官之罪無論繼可之心不能自安即董裕等之心亦何能安是以連章累牘各求引去非但有激于人言亦謂以已之故致譴言官仰累　聖德實無顏立于　朝端之上耳故矜宥九經不獨存言官之體亦所以安四臣之心降謫

九經不獨折言官之氣適所以速四臣之去況御史
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利弊時政得失百官邪
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立言
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言之而當則用其
言而顯其身言之不當則略其言而寬其罪未有官
之使言而又禁之使不得言者今九經職列臺班言
非出位彈論方脫于口而貶謫隨及其身其無乃非
設官求言之初意乎　臣竊有感于　先朝之事矣
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頻數　仁宗將罪之

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遂不罪謙特免其朝參專令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戈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勑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勿以謙為戒此 祖宗盛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若因九經論人而遽罪之臣恐罪一言官而人皆以言為諱倘後日有大奸巨惡蠹 國害民誰肯復為 皇上言者臣不敢為九經惜一官而言路從

此遂壅誠可惜也伏願皇上反優容之初意察
辯者之無心寬宥言官免其降調則不惟九經
感激圖報而四臣由此少安其位諫官由此益矢其
謨君臣都俞大小協恭遠近傳之以為盛事青史書
之以為美譚其聖德令聞寧不與
祖宗濟美帝王匹休哉臣不勝懇切祝望之至

請宥直臣疏　孫居相

臣等竊惟今歲計事半年始完雖其間不無少違
祖制然　聖主獨斷於上群情慴服於下夫旣聊
且稱結局矣頃從邸報中讀
聖諭知劉元珍龎時雍兩奉　嚴旨處分輔臣救
之不聽也臺省救之不聽也豈惟不聽反加重焉救
者且罰俸有差焉赫赫　天威中外震疊小臣何
敢復置一喙竊思臣等以言爲職雖斧鑕在前猶不
敢避矧　上有明明之君下有休休之相又何敢

以言爲諱者臣等聞宋臣蘇軾曰天下治亂出於下
情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臣等姑無遠
引前代即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自文武群臣以
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
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閭閻無不達之
情 廟廊無不究之澤治成化洽有由然也今元
珍時雍雖非言官然列爵郎署似與軍民匠役人等
不同彼其目擊時事各效讜言雖言人人殊意在納

忠則一我　皇上默察其忠潛行其意決數月不
決之疑了半年未了之局説者謂已略用其言矣語
曰用其言而顯其身非今日之謂乎乃不惟不顯庸
之且降黜加焉臣等想二臣建言時已置功名於度
外今茲之處適足遂其初心可無遺恨矣獨念賞罰
不當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勸懲無策
祖制從此陵夷臣工從此解體毋乃不可乎況優容
直臣非但容賢亦以養賢昔人謂平居無直言敢諫
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遡來　國家多事

皇上數以爲言幸有直言敢諫如元珍時雍者正宜
多方培植以需異日緩急之用乃切責而降黜之則
人將習爲諛佞詭隨儻遇　國家有事竟將何所倚
藉乎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
也是可深長思矣夫衆臣皆謂二臣可原我
皇上排衆言而必欲處者豈以不如是不足以安元
輔之心乎　臣等竊以爲過矣蓋輔相之道貴於集思
廣益休休有容即元輔亦自誓不傷言者一毛又曰
不傷一人今因二臣直言而重處之則所傷奚啻一

人一毛是元輔之言不信於人而元輔之心滋不安矣況二臣之言亦輔臣之所常言者如元珍謂察臣宜去而輔臣亦謂宜去時雍謂時政宜更而輔臣亦謂宜更如以二臣爲結黨爲挾私則輔臣亦結黨挾私乎於此可以明二臣之無罪矣 臣等恭繹

聖旨有曰閣臣職在密勿時進獻替之忠言其可否行止出朕裁斷又若將以此重二臣罪而爲閣臣解者獨不思 皇上居萬乘之尊爲四海臣民主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天下萬世且從而評議

之　臣等誠不知閣臣之在密勿所獻替者何事但據邇來耳目之所覩記亂政亟行常政俱廢並未有一善言善。以可以光史冊而垂美名者豈以閣臣之所不居而　皇上獨居之乎天下後世將以　皇上爲何如主而甘冐不美之名也竊爲　皇上惜之嘗謂廟堂舉動論臧否不必辨有無政果臧歟君任之可也臣任之亦可也苟弗臧歟臣居之不可也君居之尤不可也今明知其不可而陰避之致令聖主獨當其咎輔臣之心安乎不安乎故　臣等謂欲

安元輔之心當行元輔之言欲行元輔之言又當自
有二臣始盖有二臣即所以留輔臣也不然忠直被
黜議論叢生元輔雖有救揭人且疑爲陽救陰排元
輔雖有敷陳人且目爲空言無補
皇上安能人喻戶說而爲元輔白心跡元輔亦安能
以不白之心跡而强顏立於百官萬民之上也乎哉
臣等謬列言責願效朴忠若此非爲二臣計爲元輔
也非爲元輔計爲　皇上也伏乞
皇上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　矜宥直臣免其

降調或薄罰其俸少示裁抑則不惟二臣感激
聖恩益圖報稱即二三輔臣以及內外大小諸臣亦
莫不鼓舞懽忻共襄化理
明旨所謂維新庶政協和萬邦者意者其在斯乎意
者其在斯乎 臣等不勝懇悃候
命之至

宥言官以培國體疏　譚希思

竊惟　國家之命官以諫也所以防天下之壅蔽人臣之敷奏以言也所以廣　主上之見聞臣之言有得有失然必其言無不盡而後天下有所忌而不敢肆　君之於言有納有不納然必其言無不容而後臣子有所恃而不敢隱此　聖君良臣相與有成　朝政整肅權無旁落世道所以日躋於昇平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　總攬　朝綱頃歲閒言者非罪　召遣戍降罷諸臣而還之職中外臣民靡

不舉手加額彈冠相慶仰　離明之普照幸
乾剛之獨斷以爲唐虞三代之治可計日而成矣臣
等待罪南臺蚤夜勤思方圖竭聲愚悃求少裨　國
是者以效涓埃之報于萬一近接邸報見御史孫繼
先試御史曾乾亨各具疏叅論兵部尚書張學顔伏
蒙
　明旨切責降調臣等何敢復贅但惟二臣以
言爲職者也斥逐之典行則敢言之氣沮敢言之氣
沮則承望之風熾承望之風熾則壅蔽之途開往者
言官遭廢以諫爲諱致使三四匪人多方將順阿逢

風旨維時催科促迫丈地驗授贖鍰之增甘心聚斂
書院之毁幾乎坑焚公私告急閭閻稱匱彼其際諫
官不敢言　輦轂不得聞則以諸言者之氣已先喪
耳向使諸臣不即就斥則元氣消索之狀在　廷必
能言之　皇上必及時聞之又安至忠良憂嗟海
隅愁歎至此極也往轍不遠挽回無幾今以一學顏
之故旬日之間三斥言官竊恐敢言之氣從茲消塞
彼性忠義者無論已其他功名之士多所畏忌將禁
口卷舌僅僅自保誰肯復陳讜論犯逆　鱗以自取

叵測之斥逐哉讜論撤則承望壅蔽又將接踵而出未可知矣善乎唐臣陸贄有言曰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言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恐忠告之不旣況有疏棄而加損者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是獻替之與采納交相益之道也臣等願 皇上熟計乎此弘納諫之懷開宥過之門使含靈之類曉然知汪洋之爲 聖度又知直言之爲 國華而察邇言之虞舜聽輿誦之晉文不得專美於前代也如蒙

矜察狂愚勿泥　成命　霽雷霆之威復
二臣之職歸天下之心不但耳目之臣感　恩圖
報彼聞風歡頌仰　大聖人之作爲者合　朝野
如一轍矣其於　國體　聖德豈不大有補哉

請寬建言科臣疏　李雲鵠

臣惟　國家之治亂係言路之通塞此自古英君誼辟未始不雅重之允所以作其敢言之氣而寬其狂直之罰者靡不周至豈區區爲一言官哉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臣邇因母病驚懼成疾前已具疏陳情正在杜門俟　旨忽接邸報見首輔沈一貫蒙
皇上准給假去矣南科臣陳嘉訓之論列一貫者復蒙　旨降三級調外任矣臣伏枕莊誦　綸音其放首輔也臣竊頌　皇上日月之明其處嘉

訓也臣竊稟　皇上雷霆之威復何敢置喙惟是
此一舉也所關于　國家者甚大臣安敢無說而處
于此頃自首輔請告以來觀望不決道路喧傳嘖言
嘖嘖以故前後諸臣有聞即告誠有不約而同者蓋
嘉訓秖知受若職而盡若事不知　皇上之待首
輔乃欲存其體而畧其私此嘉訓之愚直致于上干
天威耳且　皇上以南科處嘉訓非欲其言乎今
言矣而輔臣以一激去非行其言乎若既以諫行蒙
恩又復以諫行蒙罰無論不測　恩威嘉訓莫知

疏措恐後來諸臣亦將無所據以效忠也少霽
天威以從寛政實所以爲言路計矣矧正直之氣作
之難而沮之易常人之情附之易而左之難自非眞
心爲國忖功名利害于度外者不能自非人主加意
容直豈能得之頤指氣使之輩故嘉訓今日之直實
皇上培植之而尤願　皇上寛假之以爲臺省
諸臣倡也不然言官以言去言官以言閣臣去完兩
年未結之局淸政本久淆之地嘉訓卽去亦榮茀恐
言官以嘉訓爲戒則噤口卷舌之風成明目張膽之

氣少倘有大奸大惡誰肯爲　皇上極言之此其
關于　國家者何如而　皇上可不念及此耶故
處一嘉訓曾何裨于首輔而　寛一嘉訓實有利
于　國家臣願　皇上熟計之矣且邇來臺省落
落南省才兩人耳今又去其一一切省務得無叢脞
乎是爲衙門計嘉訓之留亦有不容已者至首輔居
恒自誓原不欲傷言者一毛豈以去國之日遂易其
始願耶則　少寛嘉訓亦所以爲一貫計也然臣
因是而尤有懇焉言路閣臣並重者也臣于言路既

望　皇上亟于惜才　臣于閣臣尤望　皇上亟于
論相今閣臣去而論相此其時矣詩云秉心宣猷考
愼其相蓋愼之也今海宇多事救時之相最急則
東閣之選必素負東山之望者而後可倘一不愼推
及匪人將後日議論復生又煩　聖主處分非計
之得也合無　明勑在廷諸臣務舉清公直亮之臣
以勗勤咨勿勿得阿私所好致累　聖明是謹始
慮終之道也故敢因觸事而併陳之伏乞　皇上
念言路之當重　惜直臣之難得寬宥言官准復原

職或量加罰俸少示裁抑則嘉訓將益勵感　恩圖
報之忠而　皇上更增　主聖臣直之美豈非
熙　朝一盛事哉臣無任懇切祝望之至